一生儒雅,绽放独特光芒

——读练建安《儒将郭化若》

□张家鸿

郭化若是谁?读完《儒将郭化若》,耳畔回响的是清人龚自珍《己亥杂诗·其二十八》中的“不是逢人苦誉君,亦狂亦侠亦温文”。郭化若是一名功勋卓著的将军,更是一名勇猛与儒雅兼具的将军。这得益于编者对传主经历中细节的准确把握,而细节源于摆在他面前的众多史料。

扎实可靠的细节让情节越发真实,让人物更加饱满,亦让整部传记显得厚重。离开瑞金九堡村时,郭化若的脚后跟就溃疡。才走第一天,他的脚后跟即磨破流血化脓。凭着一双麻草鞋,他咬紧牙关跋行八千多里,一直到达遵义。到遵义后,他才得以把脚伤治愈。行军路上,郭化若见到一个连队赶着几头大黄牛,查问后责令立即还给农会。随后,他逐级找干部谈话,批评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等错误倾向。被剥夺职务之后,郭化若每天晚上八点半到次日凌晨四点,固定于灯下看书,边看边用笔摘录、编写;白日里,他练习书法,写在报纸上贴在墙壁上,贴得满墙都是。通过一系列细节,练建安写就郭化若能为、常人不能为的许多点滴,延展出他跌宕起伏、饱含个性的人生之路。

刘安恭要用火攻攻下长青楼,郭化若坚决反对,他认为,土楼是民间用来抗暴避匪的,烧土楼乃不得人心之举。这是关乎文化遗产的真知灼见。抵达建宁后,郭化若立即报请,以反“围剿”中缴获的电台与俘获的报务员为基础,组建无线电大队。亲眼看见由毛泽东起草的大量文稿化为灰烬,他建议保存重要文稿,从长远着想,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由此可知,郭化若的了不起之处正在于他的想法之超前、建议之首创,以及践行之迅捷。这正是儒将之儒,儒雅之儒。他能带兵打仗,也能传道授业;他能正视当下,亦能着眼未来;他能分析战局,也能撰写著作;他有超凡胆识,也能温文尔雅;他善于战后总结,也善于战前动员。

儒将之特质、儒雅之气度,不会凭空而降,只能源于勤学苦读,年复一年的观察与思索。单看延安的那段岁月,郭化若写出包括《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》《论百团大战及其胜利》在内的军事理论作品。编辑也好、写作也罢,都是学习与修炼的良机。如他个人所言,“我每天要处理上万字稿件,常常要工作到深夜,甚至通宵达旦地干”。与此同时,吟诗作对,表达个人心绪,传达一己感受,郭化若亦不遑多让。甚至可以说,他是其中高手。长征途中、延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,郭化若留下的诗歌,既是心境的刻画,亦是历史的见证。1993年出版的《郭化若诗词选》即为其诗词作品的整体呈现。

郭化若参加革命、参与缔造共和国的一生,也是他成长脚步从不停歇的一生。用心梳理他生命道路中的诸多关键事件,可以看出,他因超凡胆识与非凡谋略而铸就的高贵人格,从未丢失过。甚至可以说,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份人格愈发牢固地扎根于心。高贵与儒雅相结合,人的魅力便会影响到周围乃至更远的许多人。练建安于书中引用诸多同时代人对郭化若的高度评价,便是明证。

由个体到群体,练建安呈现的不仅是郭化若这一个体,还展示出同时代里寻找道路、追求理想的群体。如鲁迅先生所言,他们是真的猛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敢于创造美好未来的,还是他们。杨成武率领红四团经过六天六夜艰难行军,胜利走出草地到达班佑,为全军踩出一条通道。这是团结互助与坚韧不拔。游梅耀曾参与孟良崮战役与淮海战役,攻打上海时被敌军炮弹击中,未能取出。担任驻守东山岛的第八十团团长,带兵击退国民党军18次进攻。这是果敢与勇猛。何为民族的脊梁?郭化若是,钟伟剑、杨成武、游梅耀以及许许多多未曾留下名姓的革命先驱都是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练建安用节制的语言、冷静的笔触行文,让历史说话,让事实发声。“全书20多万言,多为大量的历史资料按时间顺序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编撰,功绩属于尊敬的诸位前辈,笔者只是略有劳绩,搜集资料、认真研究、考证史实、尽量旁征博引、文稿有机排列组合,却丝毫不敢虚构想象,不敢‘妙笔生花’‘无中生有’,力争事事皆有出处、皆有依据。”这是练建安编著此书的甘苦自知。

《儒将郭化若》展示的是郭化若文武双全、历经磨难、成就自我的一生。从1904年出生,至1995年辞世,郭化若的人生之路几与波澜壮阔、浩浩荡荡的20世纪相伴始终。呈现个体与群体的同时,练建安勾勒出可歌可泣的炎黄子孙抗争史与奋斗史。人与时代密不可分,人与时代相互成全。中华民族从任人宰割、混沌黑暗的困境中艰难走出,走上一条自立自强的前进之路,是可以在练建安的写作中清楚找到的。敢闯、敢拼、敢搏,是成就自我之必需,也是国家发展与强大之必需。

独立苍茫自咏诗

□汪震国

文学传记电影《掬水月在手》全国公映后,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,除赢得很好的票房收入外,还获得电影金鸡奖。一部文学纪录片,取得如此成功,还是比较罕见的。

王国维有言: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。《掬水月在手》传主是年已98岁高龄的叶嘉莹。叶嘉莹一生经历十分坎坷,在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,她先后经历了战乱、国难、离乡,还有早年丧母、中年女儿遭遇车祸、晚年父亲去世等各种苦难。尽管如此,叶嘉莹却始终没有被生活所击倒,这位“诗词的女儿”,一生读诗、释诗、写诗、吟诗、讲诗,与诗词结下不解情缘。是诗词,让她在困境里坚韧生长,而免于“在苦难中被磨碎”;是诗词,让她逐渐丰盈,使之跌宕起伏的一生写满了诗意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,叶嘉莹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与传播中,她的足迹遍及上百所大学,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人才,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文学权威学者,是推动中华诗词在海内外传播的杰出代表。

为了支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,叶嘉莹先后两次为自己所任教的南开大学捐款,累计捐出3600万元,并设立“迦陵基金”。这些捐款不仅是先生个人的毕生积蓄,而且还包括她变卖天津和北京的两处房产所得,以及所有的版税和稿酬。就如该片导演陈传兴所说:“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,已经深到生命里面,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,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,到河的彼岸。”

海德格尔在《为什么要有诗人》一文中谈到诗的重要性时曾说,诗是存在的居所。无疑,诗词就是叶嘉莹生命的庇护所与精神的栖息地。在叶嘉莹讲述古典诗词时,曾有一名学生问:“先生,您讲的诗词很好听,但是对于我们实际的生活能有什么帮助呢?”叶嘉莹笑笑说:“你听了我的课,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,也不会加工资。可是哀莫大于心死,而身死次之。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的诗人所有心灵、智慧、品格、襟抱和修养。读古典诗词,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。”对于叶嘉莹而言,诗词显然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爱好与慰藉,更是一种理想和信念。“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”,这是叶嘉莹为自己所设立的一个重要的“人生的目的”。她在多个场合屡次说过,如果自己没有尽到中国古典诗词的传承责任,就是“上对不起古人,下对不起来者”。所以她至今仍然坚持登台授课而又著述不辍,用她的诗来说,是只为“柔蚕老去应无憾,要见天孙织锦成”。所以有人说,“她站在那里,就是对古典诗词最好的注解”。正是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脉,怀揣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拳拳之心,才成就了叶嘉莹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”的人生境界。

“剩得书卷解沉哀,弱德持身往不回”。《掬水月在手》的主题词是“弱德之美”。“弱德之美”是叶嘉莹提出的一个有关词的美感特质,也是先生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结果,更是她自身的一种美学追求与生命体认。先生以为,“词人是处在弱势地位,不能够表白,也不能够言说,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”。显然,“弱德之美”并不仅仅只是词体美学的一种意蕴,更蕴含着人格风骨的美感,是一种在承受压力之时坚持理想、坚韧不拔、一以贯之的美,是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。叶嘉莹曾说:“我的一生不是很顺利,有很多坎坷。我有弱德之美,但是我不是一个弱者。”导演陈传兴曾这样描述叶嘉莹给自己的感受:“叶嘉莹先生的一生,就像是风中的芦苇,而不是一棵大树。她的弱德之美,是一种坚持,而不是一种彻底的屈服。就像风暴中的竹子与细草,风暴过去还是一样活着。”

“独立苍茫自咏诗”。这是在《掬水月在手》的试播现场,陈传兴援引杜甫《乐游园歌》中的一句诗。可以说,这句诗既浓缩了叶嘉莹一生的坎坷经历,又彰显了叶嘉莹独特的人生传奇。

郭永仙 摄

青春里总有一只蝴蝶

——读李雨桑诗集《赤脚的少女》

□李锦秋

或许从“庄周梦蝶”这则寓言开始,蝴蝶超然、自由的诗意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端,其内蕴也在不同文体的演绎中得到进一步丰富。至中国新诗初始,胡适写下了我国第一首白话诗《两只蝴蝶》,这些蝴蝶充满孤闷之味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,书写“蝴蝶之作”的诗人、作家更是大有人在。蝴蝶大抵是受中国文人青睐的对象之一。2024年初,福建青年诗人李雨桑出版了诗集《赤脚的少女》,收录她近两年创作的108首诗。其中,关涉蝴蝶这个物象或意象的诗作有15首,仿佛诗人也对此倾情。

在诗人笔下,蝴蝶是多样的。有被握住的、被指尖轻轻触碰的、低微的、不被解放的、折败的、划空而过的、簇拥花朵的等状态的蝴蝶,也有纯白、金色、焦黑、粉色、赤色等不同颜色的蝴蝶。诗人对蝴蝶的多元运用,是基于自然性的选择,还是自身心灵结构的某些隐喻呢?

诗集中,最早出场的蝶是“小小的蝶,皱皱的翅膀/蛹中沉睡,沉睡/有一天它破开了壳”(《金色山河》)。在诗中,这只“小小的蝶”在经历破茧成蝶的蜕变后,不拘于自身之小,敢于进入如山河之大的生命视野中,“以渺小之姿”与“正午的阳光”、暮光共鸣,可见生物趋光性的本能,也表达了对光明、美丽事物的追求,这应是一只自信、鲜活、充满力量的主动的蝴蝶。而在另外两首诗中,蝴蝶则是被动的,即被握住的蝶。一只蝶虚拟地出现在暮色中,“是繁华的街景/灰色的暮/亮起暖灯/相别之后/我好像握住了蝶/又好像确定/没有结果的交错也是幸福”(《归暮》)。暮景预设了归时、归处或落脚点。被握紧的蝴蝶,许是某个意念的生成,有被窒息的可能。只有“好像握住了”,在不够确切或以为掌握了分寸的状态下,蝴蝶才成了“薛定谔的猫”。未有非此即彼的各自走向的选择执念。其中寻求的或许是不愿因选择而窒息的美好希望,是自在的。另一只则在《喃语》中,“我说我想成为影子/你说你想默默守护/可为什么如此遥远/像我握不住的蝶”。这只“蝶”是建立在“我说我想”和“你说你想”的不同站位和指向基础上的一种意象,像诗人心中的念想,有现实中不可把握的一种渴望。因此,诗人才会接着写道:“你在我思想里下了锚/追忆会逆着波涛”,仿佛卷起无尽的念想。在《休憩》《梦醒之间》《山岳》《等》等诗作中,蝴蝶似与诗人的起心动念随行,交织着不同的思绪。

其实,无论主动的还是被动的,真实或是虚拟的蝴蝶,像在现实和诗人的心灵王国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,展示着波特莱尔所说的“想象是真实的皇后”的力量。循着这股力量,我们仿佛可以重返青春,在这段特别有力量感的年华里,卸下伪装的面具,与不同的际遇撕扯,与欢快和忧伤同频浮沉,做一个接近真实的自己。因此,我更愿意相信,这些蝴蝶是诗人之于青春的某些特质或当下状态的书写,住着一个个真实而敏感的“我”,即在没有绝对值的自信状态下,矛盾而复杂地持有对自由、美好事物等带有活力或也稍显佛系的追求。

在这个多元的时代,青春的书写本身也具有了多元性,正如各种各样存在的蝴蝶。纳博科夫曾说:“文学与蝴蝶,是人类所知的最甜蜜的两种热情。”在生活的海洋里,我们一次次扬帆航行,接受风浪的洗礼,也一次次落下命运的风帆,或对着夕阳晕染金色的年华,或靠岸补给,也朝着家的方向前行。当这些生活的诗意在青春里腾起时,我的眼里也愿意住下一只蝴蝶。

建阳刊本《水浒传》的审美旨趣

□邓 雷

明清时期《水浒传》版本共计24种,其中建阳刊本10种。建阳刊本《水浒传》除钟伯敬本之外,其余9种均为简本。所谓简本,是建阳书坊商为了节约成本、降低售价、提高竞争力,将部分《水浒传》情节内容删去所形成的版本。在明清两代学者眼中,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没有任何价值。当代学者虽然对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的价值有所挖掘,但主要集中于插图方面与普及传播方面,对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其他方面价值则少有涉及。实际上,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虽以删减文字为主,但某些地方的改动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旨趣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节妇思想的掺入。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中节妇思想主要体现为林冲娘子死亡时间与缘由的改写。繁本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中林冲娘子之死在第20回,因为高太尉逼亲,自缢身死。而简本刘兴我本《水浒传》中林冲将林娘子休了之后,林娘子转身回家就自缢了。建阳简本林娘子之死的改动,更为重要的意义借张教头之口已经说明,就是为了宣扬林娘子的节妇思想。不仅如此,余象斗在评林本中还担心读者读不出这一层含义,特别加入评语“(评妻节)冲妻见夫休书则自缢死,真烈女也”,赞扬林娘子的节烈行为。

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中掺入节妇思想,与建阳地域特色有莫大关系。朱熹与建阳渊源颇深,曾在建阳建立考亭书院,建阳也因考亭书院而被称为“理学之邦”。明代官方大力提倡程朱理学,给予理学诸子后裔很多优待,不少建阳书坊主便以理学诸子后裔自居。这些书坊主以及雇佣文人熟悉理学著作,深受其影响,并将这种影响不自觉地带入书籍编刊之中。

人物形象的修改。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修改了某些人物的语言或行为,这些修改使得人物本身的性格或形象发生了一定改变。像李逵最为人诟病的一点便是滥杀无辜,尤其是以残忍手法杀害了年仅四岁的小衙内为最令人发指之事。繁本容与堂本相关文字为“朱仝乘着月色明朗,径抢入林子里寻时,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。朱仝便把手去扶时,只见头劈做两半个,已死在那里”。简本刘兴我本改为“李逵曰:被我把些麻药抹在口里,放在林子内,你自去看。朱仝乘月抢入林中寻时,只见衙内死地上”。简本未改变李逵杀死小衙内的结局,但却消解了李逵残忍的杀人方式。

再如对董平形象的修改,董平同样是一个为人诟病甚多的角色,曾有学者称呼董平为最卑鄙的梁山人物,乃因董平杀害了程太守一家,仅留下其女儿一人供其淫乐。繁本容与堂本文字为“董平径奔私衙,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,夺了这女儿”,简本刘兴我本改为“董平径奔府中,杀了程太守,夺他女儿”。改动虽然仅有几个字,从杀程太守一家,到杀程太守一人,但是此一改动却让董平卑劣的性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毕竟,董平杀程太守可认为二者有仇,且程太守也自有取死之道,作为童贯门下,没少干坑害百姓之事,董平的行为可以归结为替天行道。从上述例子来看,建阳简本对人物形象的改动,都是朝着美化的方向,这可能也是因为编刊者将梁山好汉当作正面形象来看待,所以在有损人物形象的地方,做了一些适度改动。

故事情节的改易。建阳简本《水浒传》有不少情节修改之处,多半是因为文字删节而造成的差异,但也有小部分是编刊者有意改动。像繁本容与堂本“当日夜至三更,晁盖身体沉重,转头看着宋江,嘱咐道:贤弟保重。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,便叫他做梁山泊主”,简本刘兴我本改为“晁盖身体沉重,转头看宋江嘱咐曰:贤弟保重。捉得射死我的,与吾报仇,死亦瞑目。你自立为寨主”。容与堂本中晁盖的遗言是将梁山泊主传与捉得射杀他之人,而非宋江。关于这点,有持阴谋论的评论家认为晁盖不满宋江,并不想将泊主之位传与宋江,因为宋江武艺并不高超,基本不可能捉到射杀晁盖之人。简本的改动则直接打破了这种猜疑,晁盖将泊主之位直接传与宋江。

又如繁本容与堂本“原夺城池,仍旧给还管领。府库器具,交割辽邦归管。天子朝退,百官皆散……原夺一应城池,仍旧给还辽国管领”,简本刘兴我本改为“原夺城池,朕也委任官员镇守。天子朝退,百官皆散……原夺一应城池,再不许用兵侵扰”。容与堂本中辽国之前所夺大宋土地,被宋江收复后,依旧还给大辽管领。此种做法有违常情,若宋江攻占之地原是辽国土地,那归还辽国实属正常,但宋江夺取之地原属大宋,此举算是收复失地,失地再还给辽国,于情于理都不合,所以简本改为收回失地,并警告辽国不许再生异心。简本改动虽是大快人心,但一者与史实不符,大宋从未收复过幽燕十六州,二者繁本的举措更加凸显四大奸臣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戬的罪恶。

从上述例子可见建阳简本文字改动带有典型的底层市民色彩,以俗世眼光与心态修改情节。这些修改之处或是惩恶扬善,或是善恶有报,符合普通读者的心理预期。宋江作为晁盖底下的第二座头领,晁盖死后理应由其继位,这也是一般读者所期待的剧情。当然,繁本的情节传位于替晁盖报仇之人,乃是为后文引出玉麒麟,以及铺叙东平府与东昌府之争。辽国原夺城池,自然要重新收归大宋名下,能够容许辽国投降,已是天大恩赐,怎可再将城池给还,不仅不能给还,而且还要警告辽国,这样的情节才能让读者出上一口恶气。

以上文字修改处可见建阳书坊编刊简本小说的审美旨趣。建阳书坊主要读者群为中下层民众,所以改动之处带有底层民众世俗的价值观与审美旨趣,无论是节妇思想的掺入,对梁山好汉形象的美化,还是惩恶扬善的情节修改,都是在这种审美旨趣影响下的产物。